

暴風場鹽

(余姚鹽民生活和鬥爭史料)

沈一民整理搜集

鹽場風暴

(沈一民整理搜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一九九五年十月

目 录

第一部份 盐民斗争史料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余姚的盐民运动…… 沈一民 (1)
- 二、抗战时期余姚盐民的斗争…… 沈一民 (12)
- 三、抗战时期余姚盐民的斗争 (续) …… 沈一民 薛诚 (22)
- 四、庵东特区建政四十八天…… 田井 杨明 (28)
- 五、七大代表谢廷斋同志向中央组织部报告关于盐区的情况 ……
…… (37)
- 六、余姚盐民斗争亲历记…… 屠居秀 (47)
 - 1. 割除毒瘤“洋尾巴”的斗争…… (47)
 - 2. 反对盐商六折收盐的斗争…… (48)
 - 3. 反对滥抽壮丁的斗争…… (52)
- 七、1947年7月东三区盐民反对拖欠盐资的斗争 …… (53)

第二部份 盐民痛苦生活有关部门报导

- 一、《余姚战斗周刊》盐场特辑…… 目录
 - 1. 抗战建国中的盐民问题 …… 林泽 (55)
 - 2. 组织盐民经过及今后计划 …… 周学湘 (56)
 - 3. 盐区的生产关系与盐民运动基本原则 …… 郭静唐 (60)
 - 4. 盐民运动的阻力与我们工作任务 …… 包署木 (64)
 - 5. 抗战时期中组织盐民的先决问题 …… 斥民 (67)
 - 6. 共同的要求 …… 盐民 (68)
 - 7. 战时盐民的痛苦 …… 顾大我 (69)
 - 8. 笔谈会 …… 十名左右人的发言 (72)
- 二、抗战时期有关人员盐场情况的报导

1. 余姚的盐民生活和盐潮 施叔范 (79)
2. 饥饿线上的余姚盐民 蒋茱 (85)
3. 抗战中的浙东余姚盐民 秦秋谷 (91)
4. 余姚盐场与盐场的姐妹 黎来 (99)
5. 如此盐场 蝉 (105)
6. 余姚盐场巡礼 周玉祥 (108)
7. 姚北歌谣 (111)

第三部份 迎了解放

一、踢翻地狱见青天

1. 盐民永远翻了身 沈一民 (115)
2. 对庵东盐场调查报告 沈一民 (122)
3. 向有关部门一封建议信 沈一民 (130)
4. 给革命前辈一封信及他的答复 沈一民 (135)
5. 夸我的故乡 楼适夷 (138)

二、几篇革命回忆录

1. “重逢” 沈一民 (142)
2. 怀念魏沛然同志 沈一民 (145)
3.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沈一民 (148)
4. 消灭蒋介石王牌整编七十四师 沈一民 (151)
5.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黄伯韬兵团 沈一民 (155)
6. 沉痛悼念黄知真同志 (160)

三、余姚盐场报告 (166)

四、庵东特区为革命牺牲烈士名册 (173)

第一部分 盐民斗争史料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余姚的盐民运动

沈一民

庵东盐场，原称余姚盐场（一九五四年划为慈溪县管辖）地处杭州湾南岸，东到东三乡新闸，西至泥墩潭，横亘八十里左右，呈狭长地带。抗日战争前有七个盐务区，庵东为中区，庵东以东，为东一、东二、东三区，庵东以西，为西一、西二、西三区，庵东是盐政中心，场公署、称放总局，税警队总部，最大廠商五属公廩都设在这里。相传这里宋代已开始制盐，明清以来更有发展，尤以改煎熬制盐法为木板晒盐法后，盐业大发展。大革命时期，庵东盐场已号称有十万盐民，十余万亩盐田，盐场最多时有八十万块（一九三七年盐业工会调查，有官板约五十六万块，有私板约二十四万块），年产盐二百至三百万担左右。这里极大多数的盐民，都是从绍兴一带陆续迁移来的破产的农民和渔民，他们直接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是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的人民，因而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他们不论有组织或自发的、始终和蓬长、廩商、场公署、称放局斗争着。尤其大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盐民协会，开展轰轰烈烈武装暴动和吃大户运动，把大大小小压在盐民身上的反动势力打翻入地，曾一度实行了当家作主。

（一）

所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直接压迫。先讲帝国主义，清光绪年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庚子赔款中有一部盐税作抵押。一九一三年，袁世凯称帝时，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款（注一），以盐税收入作抵押，把盐产权卖给帝国主义。盐区在票商制时期盐税由场公署管理的。后来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为多

收盐税加重盐民的剥削，于一九一四年在盐场划为七个盐务区，每个区设称放分局，庵东设称放总局，直接监督管理盐税。总局、分局都驻扎税警队，借以弹压盐民，称放局名义上是中国政府设立，后台老板是帝国主义，它的权力凌驾于场公署之上，廩商、蓬长都受它管辖。每逢廩商收盐放盐时，事先必须用轿子抬称放局老爷（局员）到场监督，方可开始工作，如有违反要坐牢监。大小称放局员都要称他老爷，他们依仗洋人势力，欺压盐民，擅作威福，恣意刁难需索，稍不满意就要捉弄盐民。廩商要蓬长收放盐时，不仅由局员监督，还要他们派员上对帐，并备好菜好饭请他，中途还要备茶点烟酒。抗日战争前盐税每斤八分钱，而盐民的盐价最高每斤只八厘。盐民无办法时，想偷卖私盐，整个盐场驻扎着税警，轻则罚款，重则坐牢，如想逃跑，还有被税警打死的危险。这就是盐民直接受帝国主义直接压迫。

封建主义压迫，根据“六仓志”（记载盐场历史），余姚有石堰盐场，管辖六仓，每仓设灶十一座，六仓共有灶六十六座。灶户都是当地有势力的封建霸头，他们制卤烧盐要有盐滩、灰地、荡地，因此，每一灶户在大沽塘后面按段分授土地，筑盐滩、造灰池，荡地生长柴草作烧盐之用。民间传说：“沿海有六十六灶。”“邬懋卿直甲分丁”之说，这可能与建灶烧盐、分授土地直接有关，而邬懋卿这个人，在“六仓志”中有记载，他在明嘉靖年间在浙工做过地方官和盐官。

这些分授的土地，制卤烧盐年代一久，土质变淡，制卤不适宜时允许筑塘改农。而海涂不断淤涨延伸，筑塘后制卤烧盐亦逐渐北移。灶户制卤烧盐要雇佣工人，而制卤烧盐的工作是最艰苦低贱行业，称作灶丁，他们做这个苦工都不愿意而逃跑，因此，就雇佣绍兴一带的破产农民和渔民当灶丁。灶户和灶丁是劳资关系矛盾很大，后来灶户演变为封建丁堂势力，灶丁演变为盐民。清朝年间把煎熬制盐法、改为用木板晒盐法后，产盐量有大的发展，绍兴一带有更多的贫苦人民来此晒盐，因此盐民与余姚封建丁堂势力矛盾日趋严重，开始灶丁给灶户制卤烧盐，人少力量小，只好任人宰割，但自改为用木板晒盐后，盐业的发展，盐民的增加就和余姚封建丁堂势力发生根本矛

盾。海涂向北伸延,丁堂里人要围塘造田,盐民要刮泥淋卤晒盐,丁堂里人围塘造田要把盐民赶走,盐民要晒盐不准丁堂里人围塘造田,因此往往发生流血斗争。但官司打到县里府里,封建社会的知县、知府,是支持封建丁堂势力,不支持盐民的,因此丁堂里人把盐民晒的白地围塘,把盐民赶走。盐民要谋生被赶到塘后荒滩草涂上,再开荒变白地筑漏碗制卤晒盐,待盐田漏碗筑好,这些丁堂里人又要来收小丁租,每月漏碗收四角至八角的小丁租,晒100块盐板,要10个漏碗,四角一个漏碗每年要付四元小丁租,八角一个漏碗每年要付八元小丁租,全盐场40万块盐板,四角一个漏碗每年十六万元,八角一个漏碗就要三十二万元,全盐场最高盐板数曾达80万块,还要增一倍。待可围塘造田了,又要把盐民赶走,因此,盐民和封建丁堂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有很多次都是流血的斗争。到一九三〇年就是民国年间,称放局、场公署为了更多收盐税剥削盐民,才支持盐民取消了小丁租,这就是盐民直接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廩商。一八八〇年前,余姚盐场是票商制,即外地行商来姚落地收购,随时向场公署纳税运销外地,间有盐民直接向场公署做票纳税,直接运往外埠销售。自一八八〇起,清政府为更多地剥削盐民,取消票商制,改为定板、定额包税的专商制,即为廩商(注二),全盐场有主要廩商九家,他们先确定引地(盐的销售地),然后到场确认盐板的若干块,就独占一方。(1)最先来余姚设廩的是浙西五属公廩,光绪六年开办,老板张静江,浙江湖州南潞人。认板十八万三千块,销售地苏州、常州、镇江、太仓、松江等。在他的范围内设立十八蓬,每蓬管辖盐板八、九千至一万余块,择当地封建霸头充任蓬长,同时选择当地士绅数人充当董事,每年给以一定俸禄,帮他办事,借以控制盐民。(2)接着设廩的是源泰廩,认板四万五千零九十块,销售地刘河、江阴、六汇一带。(3)公兴廩认板四万块,销售地上海。(4)玉顺廩,认板四万六千三百块,销售地安徽。(5)余济廩,认板六万五千六百壹拾块,销售地安徽。(6)公盛廩,认板四万七千零十块,销售地绍兴、肖山。(7)晋益廩,认板三万二千六百四十块,销售地宁波。

(8)一九三六年开办浙东公廩,大股东绍兴鲍尔庭,玉顺、余济公盛三廩并入浙东公廩,共认板二十四万五千块,销售地亦随之扩大,绍、金、衢、严及江西省一部分。(9)公益廩,认板五千五百七十块,作余姚酱园制酱之用。还有鸣鹤商场贩认板八百四十块,销售地慈北鸣鹤场。九廩共计认板五十五万二千一百四十块,后又设余三廩等,官板尚有一定增加,九个廩商在上海设总办事处,总办主任周扬林,依靠三北虞洽卿势力,这许多廩商的头子是五属公廩经理张静江,此人是国民党元老(右派),也是蒋介石未发迹时的后台老板。这许多廩商共设七十二个蓬长,一般七、八千块盐板设一个蓬,蓬长都是选择当地的封建霸头廩商认板后,场公署发给盐板执照算为官板。官板定额盐开始每板 266 斤,后定每板 300 斤,但好的年成每板可晒 400 余斤,除定额外尚余 100 余斤。余盐也一定要卖给廩商,但价格比定额盐要低一半,这是廩商的巧取豪夺。官盐的价格也不一致,低的每担五角,高的每担八角,而盐税每担要八元。廩商有利可图时照章收盐付款,无利可图就停止收盐,这就苦死了盐民,经常和廩商斗争,这就是盐民受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所以我们讲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原由。

盐民除直接受三座大山压迫之外,还要受最厉害的地租、商业、高利贷三位一体的蓬长剥削,实际蓬长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集中代表。全盐场十个左右廩商设七十二个蓬长,他们本来是为廩商收盐、付款的中间人,但一当上蓬长和必然成为地主老财。全盐场大小七十二个蓬长,最大的蓬长是高、袁、张三大姓,代表人物是高锦泰、袁公亭、张万庆,盐民称三只海底老虎。凡是三大姓周围的盐民,最后都成为晒他们租盐板的奴隶,廩商收盐要经过蓬长,蓬长称盐民的盐,100 斤称为 70 斤,一车 1000 的盐,棒头一笃,判为 700 斤,每收 10 万斤盐要多出 3 万斤,这多出的部份就成为蓬长所有。而蓬长为廩商收盐、放盐的正常手续费是另给的。因此,只要当上几年蓬长就成暴发户。蓬长的商业剥削,凡是蓬长,都兼卖酒米,象高、袁、张三大姓,都开了酒米店和杂货店。高姓在庵东开了大

丰杂货店,高兴街开了米店;袁姓在相公殿开了恒大杂货店、恒裕酒米店,各房在家里也有酒米店;张姓在相公殿东街开了张大润酒米店,汇纶泰杂货店,各房在家里也有酒米店。盐民无钱时就向蓬长赊买酒米、布匹和日用百货,蓬长的商店就比一般商店高出一倍以上的利润赊给盐民,付盐钱要经过蓬长之手,蓬长就可七月七里扣出,不怕盐民少一个铜钱。蓬长还兼放高利贷,最高的利息要算“生盐钱”。旧的风俗习惯要过年,每逢过年要还清当年债务,还要敬神敬祖宗,过了年还要拜年走访亲戚,因此不论穷富,都要买些年货。但穷苦盐民还债买年货没有钱,又得向蓬长借高利贷,旧历十二月廿四、五借的钱第二年三、四月份付第一期、第二期盐钱时就要本利偿还,实际借用三、四个月,但利息要付一年的,假使第一、第二期盐钱还不清,又得转作借款,利息重新算起,因此很多盐民本来是自己的盐板产业,由于被蓬长的商业、高利贷的盘剥,不到几年自己的产业就变为蓬长的产业成为晒租盐板的佃盐民。租100块盐板每年要付100元至120元的租金,这些本来晒自己的盐板时,日子已不好过,现在成为晒蓬长租盐板的佃盐民,日子当然更不好过,因此全家老小成为蓬长的奴隶。所以盐民称蓬长是吃人的老虎。

(二)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盐民受压迫最重,他们的反抗性最强。腐败的清政府为了便于控制盐场的产销,以保证税收的增加,一八八〇年取消了票商制,改为专商制。当时整个盐场实际已有盐板二十三万块,为使产销平衡,不顾盐民死活,削足适履地竟下令实施“毁二留八”的暴政。就是把盐民的二十三万块盐板,焚毁二成留八成。为了实施这个暴政,在东西辽阔的场地上设立了十余个管蓬,驻扎了如狼似虎的盐兵强制执行。盐民派代表多次请愿,要求保留,不予理采。有的盐民把盐板藏起来,盐警到处搜查,盐民为了反抗这个暴政,捣毁管蓬,曾多次进行流血斗争,最后终于被清政府暴力镇压下去。剩下的盐板计十八万余块。为了识别并防止添制新板,在盐板上

由场公署加盖火烙印，并发给盐板执照（盐板照）这就是所谓立“官板”的开始，也是余姚盐民设立专商制后与盐务当局开展的第一次斗争。

一九二四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影响下，发生了声势浩大的“还牌”打称放局斗争。这年夏天，称放局要盐民把每天晒的盐卖入公仓，不得在家过夜，违者罚办（过去向敷商缴盐五天或十天一期）这条苛政一下来，盐民动辄“犯罪”，得不到安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严美生、陈庆高等人在庵东万嵩庵召开了盐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反对公仓每日缴盐，交还晒盐牌（注三）表示罢工和举行游行示威三项决议。农历六月廿二日拂晓（公历七月二十三日），各处都鸣锣催盐民背牌到庵东集中，上午七、八点钟，近万盐民肩背晒牌，有的还背了铁扎、划橇、耙幅等制盐工具，手执小旗纷纷涌向盐场公署。场长黄庆澜避而不见，引起了盐民的愤怒，他们就动手拆了公署外面的竹篱笆，砸了公署的玻璃窗，把晒牌统统丢在公署门口，堆如小山，然后一哄去闹称放局。称放总局在庵东街上，局长和局员们早已闻风躲避，大门紧闭着。有个盐民爬上屋顶，掀掉瓦片，破屋进内，打开大门，让大家蜂拥而入。盐民们见屋内连人影都没有，更激起万丈怒火，就把称放局内的被子、帐子、衣服统统丢入粪池，以解心头之恨。称放总局的房子是向资本家张如昌租用的，张如昌一见自己的房子被盐民打烂，就去报告街董谢志福。他俩立即去找称放局局长康葆文，不多时就来了—队缉私兵，偷偷奔向称放总局，向盐民开了枪，一下子打死了应阿表、冯惠昭、鲁正高等五人。盐民群众没有料到会发生流血事件，一下子四处跑散了。这一惨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整个庵东开始了大罢工：首先是教育界召开全盐场各小学校长紧急会议，发动教员、学生示威游行，支援盐民斗争。各校师生千余人，到庵东集中，广贴标语，进行示威游行，还联名向北京，杭州等地拍电报为盐民呼吁。盐民也派代表向全县各乡和机关团体求援，余姚新闻界也进行声援。盐务当局不得不派员来余姚调查，并办理善后事宜，结果定下五条协义：一、设公仓每日缴盐一案暂行停办；二、政府发给死难

者每人抚恤金五百元，场公署再加补助费每人一百元；三、革除称放局局员出入坐轿子，请饭的恶习；四、撤消并惩办平时欺压盐民的称放局局员；五、嗣后发现称放局员刁难、索取等事，准有盐民告发按情处分。这才平息了民愤。

(三)

一九二五年，上海党派共产党岑鹿寿到庵东（岑后与中共宁波地委取得联系），岑打入玉顺厥当司事，表面替厥商办事，暗里向盐民宣传革命道理，为盐区的建党和开展盐民运动作准备。岑鹿寿先在东二区发展贫苦盐民马家生入党，马家生积极活动，开始组织盐民协会。岑又培养西二区王福瑞，东一区俞开夫和小学教员顾小轩等积极分子。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发展了几名党员。同时岑鹿寿同郭静唐（当时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常委）取得联系，郭又团结了姚北坎墩的费德昭，组织浙东人民自卫军，决定消灭在庵东相公殿的一支缉私队。一九二六年农历十二廿七日夜，先有近百名车盐工人手执茅刀，潜入相公殿，摸掉岗哨之后，随即进入东侧屋营房。这时大殿上汽灯通明，打铜宝十分闹猛，一些没钱赌博的盐兵在营房里睡得烂熟。车盐工人一进营房就砍杀起来，把缉私兵的步枪一捆捆背了出来。大殿上赌钱的士兵和姓赵的队长一见进来这么多手拿茅刀的大汉，惊慌失措，四处奔跑。姓赵的队长出东山门直往北逃，人群围追着，他就跳入塘河，岸上的人群用晾杆、钁叉戳他，他水性好，戳不着，后来有人向他开了枪，才把他击毙。盐民暴动胜利了，他们用缴获得的枪械把自己武装起来，成立了盐民纠察队。一九二七年正月十四日，费德昭率领这支盐民纠察队及浙东人民自卫军袭击浒山警察所，于正月十六日黎明进驻余姚城，编为余姚县纠察队，盐民暴动在全县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七年农历二月，宁波地委卓兰芳、竺清旦来盐场指导盐民运动，蔡肖鸿（当时中共余姚支部书记）也来庵东活动，他们通过盐民俞开夫、顾小轩、王福瑞、马家生等人的积极工作，在盐场七个区建

立不少基层协会并成立总会筹备会。会上竺清旦和郭静唐讲了组织盐民协会的目的,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剥削者作斗争,并决定逮捕盐霸高锦泰和袁功亭,在盐民协会成立大会上进行公审。

这年因灾荒严重,稻谷歉收,农民正闹灾荒。庵东的袁功亭、张万卿两大姓蓬长却勾结米商,采用复匾不卖米的恶劣手法,对盐民参加盐民协会进行要挟。米价从八元一袋升到十元一袋,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二月十二日,卓兰芳就领导盐民到袁、张两家“吃大户”。马家生和赵成友把围身布兰当大旗,带领男女老少涌向张、袁两家。到袁家的盐民每人分到十个铜板,后到一步的分不着铜板,就去查看仓库,一见仓库里二、三间屋子堆满粮食,有人说:“饿死不如犯法,有米为什么不拿!”于是大家一涌而入,你一袋,我一袋背了就跑,到张家“吃大户”也取得了胜利。东边盐民“吃大户”的风声一传开,西边也发动起来。二月十五日,卓兰芳又作出向高家“吃大户”的决定,并提出要活捉高锦泰。俞开夫擎着“要饭吃”三个大字的旗帜,带领千余人盐民涌向高家大屋,他们把躲在碧糠间里的高锦泰拖了出来,一直捉到盐民协会办公室,听候公审。

农历二月十九日,盐民协会正式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在庵东东北的白地场上召开,会场上挂着标有铁扎的红旗,到会盐民近万人。卓兰芳、郭静唐在会上讲了话,十多个盐民代表诉说受蓬长、廠商、称放局及董事、劣绅多层剥削的痛苦。大会上推竺清旦为盐民协会总会主任,竺是挂名,实际工作由岑鹿寿、顾小轩、张启才负责,岑鹿寿、顾小轩、张启才为总会常务委员。总会下面还成立了七个区的盐民协会分会,各设常务委员一人:中区应友纪,东一区俞开夫,东二区马家生;东三区赵成友,西一区韩春泉,西二区王福瑞,西三区林风敖。同时,决定成立“盐民自卫军”,任周杨民、周成小二人为队长。大会对在押的高锦泰进行了公审(袁功亭闻讯逃跑,没有抓到)。会后组织示威游行,散发盐民协会成立宣言,并把高锦泰押到余姚县党部关押起来。这次成立大会,大大鼓舞了人心,提高了盐民协会的威信,会上要求入会盐民激增到二万余人。农历二月二一日,盐民协会召开全盐场

的廠商经理会议,提出了取消蓬长制度,取消“洋尾巴”(廠商付盐民一元钱要作一元零九分算.盐民称此为“洋尾巴”),按时收盐按时付款,斤两按实际计算和取消非法的赔税制度的五项要求。谈判结果,除消蓬长制一项改为盐民协会可以撤换蓬长外,其余都达到要求,由此减轻了盐民的压迫与剥削,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盐场的反动势力见到盐民组织起来,惊恐万状。逃跑到外地的袁功亭和五属公廨的张静江进行密谋,秘密派遣周觉到盐场破坏盐民运动。他们收罗恶霸黄春晓,纠集土匪、流氓七八十人,组织反革命武装一庵东商团。农历二月廿八日,突然向盐民协会发动了进攻,盐民自卫军被缴械,盐民协会被捣毁,大米又停止出售,协会干部只好隐蔽起来。中共余姚支部闻讯后,立即支持国民党县党部召开全体执委会议,决定派费德昭率领纠察队四十余人调往庵东,消灭庵东商团。黄春晓得知情报后退居海边潜逃,但等到纠察队回姚城后,又上岸活动。对此,竺清旦以宁绍台农民协会的命令调集了上虞纠察队和慈溪洪塘村农民自卫军来姚,联合以陈永兴、方坤成为队长的高王农民自卫军,分兵数路,向黄春晓的反动武装进攻。这一仗在四塘、六塘之间先后激战四小时,终于把庵东商团击溃,黄春晓入海潜逃。陈永新、方坤成的农民自卫军和上虞纠察队见黄春晓潜逃,怒气未消,率队赶往东一黄家舍头,把黄春晓的五间房屋全部烧掉。农民自卫军就驻扎在庵东保塘庵,保护着盐民协会,使盐民运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四·一二”政变后,形势很快逆转。卓兰芳、竺清旦、郭静唐等离开余姚,党组织的活动也中断了。袁功亭、黄春晓等反动势力死灰复燃,盐场反动势力指使冯金标到绍兴借了一个连省防军,驻扎在庵东包公廨,疯狂地向盐民协会反扑。盐民协会的骨干,有的被杀,有的被抓,有的被严刑审讯,有的被迫外逃,一场轰轰烈烈的盐民运动遭到了血腥镇压,庵东盐场又变成了人间地狱。

注:

①廩商：当时最先来盐场设廩的专商是五属公廩，因为主要销售地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故称。五属公廩认包官板十八万余块，在它的范围内设立十八个蓬。其余各廩商均听从它的指挥。五属公廩的代表张静江，当时是国民党省委党部委员，西山派。

②一九一三年四月，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秘密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以盐税全部收入作抵押。从此，中国的盐政同海关一样，被英帝国主义所控制。

③晒牌：是由盐场公署发给每户盐民的一种贴有制盐凭证的木牌，叫盐民竖立在晒盐场上，作为晒制官盐的凭证。

④这篇材料上半篇未发表过，下半篇由余姚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修改整理发表于《余姚党史资料》第一期。

盐民协会成立宣言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各界民众们：

我们盐民所受的痛苦实在太多了，到现在我们觉得非自己起来求解放不可，所以我们要组织盐民协会。我们知道盐民协会是我们“自救武器”。

可是各界很少知道我们盐民的痛苦，我们在此自求解放之日，还须一叙我们痛苦状况，以求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援助。

第一、称放局之刁难敲诈，使我们备受耻辱与剥削。

第二、盐知事之假名义，勒派捐款，巧施剥削，使我们增加额外负担。

第三、盐廩之限制生产，高抬洋价，任意延期收盐，使我们蒙受极大损失。

第四、蓬长之克扣盐斤，抬高米价，重利盘剥，大洋易小洋，使我们受种种无理剥削，无以为生。

我们在此重重压迫之下，过尽了牛马生活，现在我们要起来了，我们要老实不客气地打倒一切剥削我们的人，解放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组织这个盐民协会的原因。

注：这篇盐民协会宣言，系卓兰芳同志草拟。

二、抗日战争时期余姚盐场的斗争

沈一民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还希望英、美出来干涉，而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方针早定了，接着又从金山卫登陆，十二月南京、杭州相继沦陷，京、沪、杭地区全部处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

余姚盐场八十里左右的海岸隔杭州湾和上海遥遥相对，京、沪、杭地区人民所需的食盐，原靠余姚盐场供给，京、沪、杭沦陷后，盐的销路成了问题，盐民生活无着，只好每天到海滩拾泥螺挖黄蛤，到农村换些杂粮，再挖些野菜、野葱做糊涂充饥。可是一些丧尽天良的蓬长、地主和乡保长用苛捐杂税，逼租逼债，贪污盗窃，加重对盐民剥削，使盐民处于求生不得，入死无门的绝境。

政工队成立后，了解到盐民的痛苦生活，分别到各乡访贫问苦，宣传抗日救亡，号召盐民组织起来，首先对乡保长的贪污行为、蓬长、地主剥削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组织盐民，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组织。一九三八年四、五月有一些政工队员到了大云乡的镇海殿，开始组织青年宣传救亡室（简称救亡室）。大云乡和高兴乡（后称潭海乡）是盐区反动势力最集中的地方。盐区最大的蓬长地主高、袁、张称为三只海底老虎。高姓的代表人物高锦泰，袁姓的代表人物袁功亭，张姓的代表人物是张万庆，而最凶恶的一只老虎——高锦泰就在这个地方，还有恶霸地主冯锦标亦在这里。这一带的盐民和棉民大多数都晒高姓的盐板种高姓棉地，乡保长亦都为高姓服务的代理人。大革命时期，这里的盐民协会领导人——王福瑞，曾与大地主高锦泰作过殊死斗争。这时王又在政工队领导下东奔西走，成了个老积极分子。他的儿子王家生，还有棉区的傅纪法、张炳贤、金则水、许元德在政工队支持下，纷纷起来揭发高姓为代表的恶霸地主无理压迫剥削和乡保长的贪污行为，在斗争中成立群众团体——救亡室。这些同志在斗争中也先后入党。为了使大云乡的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得更

好，政工队经过研究，派了党的同情分子——平凡担任大云乡的乡长。平凡原是郭静唐的学生，因此大云乡包括高兴乡的抗日救亡形势特别好，继而在西三的义四义五乡，由赵永芳等同志在政工队领导下，也对地主保长开展了斗争，成立了救亡室。在崇德、东三乡，由政工队第二区队负责人周立伟、杨肖梅同志率领二区队员也开展了工作。同时，中共余姚县工委领导人陈小平同志发展的党员，陈庭鲤同志当时亦是政工队员，在二区队员到崇德乡后，接着又发展钟逸人、宣则友、宣惠良、郑元灿同志入党，建立了党组织，对袁姓的代理人乡保长等开展了斗争后，成立了崇德乡救亡室。东三乡一九三八年夏天，在第二保晒租盐板的贫苦老盐民张茂林不堪乡保长剥削压迫起来反抗，得到政工队的支持，首先告发了作威作福的乡丁，为穷苦盐民出了一口冤气，伸张了正义，继而告发了更凶恶的保长，吓得张万庆的代理人陆成伟乡长自动离职，由此全乡的基本群众都起来参加救亡室。反对贪污压迫，反对奸商走私资敌，使以张万庆为首的一些蓬长地主，不敢再为所欲为地欺压盐民，亦在政工队支持下对乡保长和蓬长地主开展了斗争，福寿乡以冯纪敖、苗纪良、沈明尧，庵东以沈静耀、冯金龙，还有高兴乡的陈高炎、丁炳良、马才钊等人领导盐民斗争中，亦相继成立了救亡室，从此整个盐区在政区队的领导下初步揭开了斗争的序幕。

一九三九年初政工队一区队长马青同志率领队员来到庵东。当时一区队队员尚记得的有下列同志：马青、袁荣舟（袁啸吟）、徐光友、黄庆荣、俞志英、韩晓鹰、钟逸人、俞幼鸥、潘成舟、吴力强、孙礼清、陈婉敏、蒋英、熊运祥、史美清、吴佩奋、郑梅珍、袁诚。一九三九年秋，中共盐区区委宣则友、沈国璋亦参加了政工队，为一区队队员，沈在政工队的名字叫沈友富。第一区小队由徐光友同志率领四、五个同志派驻东三，领导东三、崇德、福寿几个乡的救亡室。第二小队由黄庆荣同志率领四、五个队员派驻大云乡段头湾，领导大云、义四、义五几个乡的救亡室，庵东中区两个救亡室由区队部直接领导。这样整个盐区的抗日工作更好地开展着。一九三九年初每个乡都有救亡室组